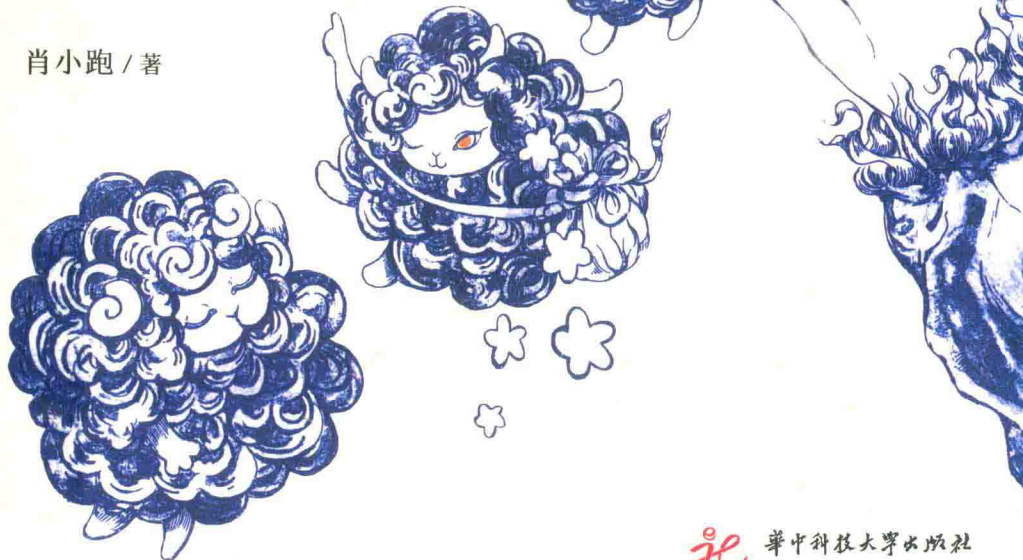


# The Market Philosophers

## 牧羊人的 哲学课

人文视角下的  
金融真相II

肖小跑 / 著



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 
<http://www.hustp.com>

The Market  
Philosophers



# 牧羊人的哲学课

人文视角下的金融真相 II

肖小跑 / 著



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

<http://www.hustp.com>

中国·武汉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牧羊人的哲学课：人文视角下的金融真相·II / 肖小跑著. -- 武汉：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，2022.5

ISBN 978-7-5680-8125-2

I. ①牧… II. ①肖… III. ①金融-通俗读物 IV. ①F83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22)第059013号

牧羊人的哲学课：人文视角下的金融真相·II

肖小跑 著

Muyangren de Zhexueke: Renwen Shijiao Xia de Jinrong Zhengxiang. II

策划编辑： 亢博剑 孙 念

责任编辑： 孙 念

特约艺术家： 洪诗雅

特约编辑： 伊静波

责任校对： 林凤瑶

责任监印： 朱 玢

装帧设计：  璞茜设计

2819592450@qq.com

出版发行：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（中国·武汉）

电话：（027）81321913

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

邮编：430223

印 刷：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： 12.25

字 数： 273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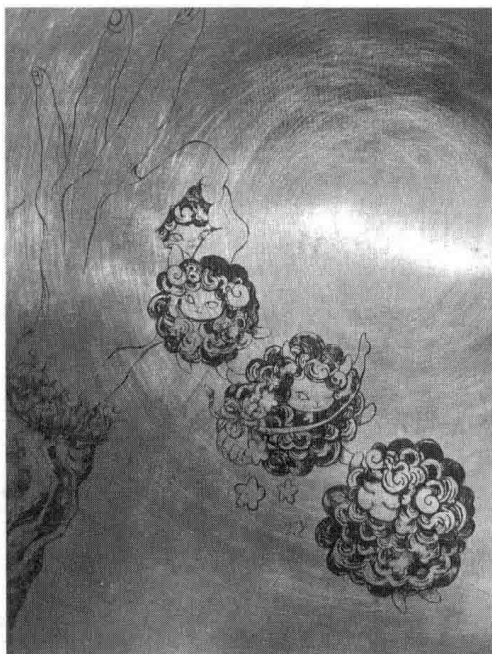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： 2022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 60.00元

  
华中出版

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 
全国免费服务热线：400-6679-118 竭诚为您服务  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# 铜版画《牧羊人的哲学课》(2022)



洪诗雅作品

规格：铜版画：蚀刻法（21cmx15cm）

关于铜版画：

铜版画的步骤繁杂，每幅作品都要经过打磨铜版、篆刻腐蚀、沾湿纸张、布墨压印的精细创作过程。铜版画以刀刻产生的细腻线条，比起笔尖下的线条更为独特优美，让人感受到挫折和挑战中，版画那美丽而繁复的世界。

## 艺术家简介：

洪诗雅，师从钟大富，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（文学士），香港藏书票协会会员。曾获2019—2020年度香港版画年奖，作品在罗马尼亚、巴黎、伦敦、香港、深圳等地展出，多为私人收藏及博物馆藏。

## 作品寓意：

在前作《羊群的共识》中，“羊群”指普通人、乌合之众，或市场上的散户。市场上的大众容易受到“共识”的影响，情绪容易被一个故事、一种说词、一个叙事煽动，像羊群一样盲目地受同伴的牵引，去做同一件事。这在金融市场上的表现就是“追涨杀跌”。

《牧羊人的哲学课》中的“牧羊人”指发现了市场上大部分人都是“羊”的一群人。他们掌握了“共识”的作用和规律，学会了如何利用，甚至操纵情绪来引导“羊群”前往某个方向。在金融市场上，“牧羊”便是利用大多数人的“FOMO”（Fear of missing out）或者“YOLO”（You only live once）情绪，来获得利益或者规避风险的行为。哲学思维可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“更善”的牧羊人，看到金融中的危险，引导自己和身边的同伴免于受到伤害。



# FOREWORD

## 前言

## 拯救“除魅后抑郁”： 艺术告诉我们该向何处去

### 1

小时候，我的大部分课外时间是在我爸的练舞室里度过的。我爸是一位舞蹈艺术家。每天放学后，我坐在舞台边沿，听着音质效果并不太好的喇叭里不断重复的*Malaguena*，看我爸那分不清楚是艺术还是体育运动的、力动感交织的舞姿，是一种很奇怪的美感体验。

在他无限循环播放的南美舞曲歌单中，有一首极不搭调的美国南部乡村摇滚。这首乡摇的鼓点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气势如虹，又稳如泰山，直击入灵魂。这首歌歌名是*The Weight*，而这位伟大的鼓手兼歌手，就是莱文·赫尔姆（Levon Helm）。

很多年前他得了癌症。就在大家都以为他会就此沉寂时，莱文突然重出江湖，出现在2003年的“午夜漫步”（Midnight Rambles）音乐节上。记得我爸看得两眼发光，嘴里重复着尼尔杨的那句话：音乐不死，摇滚不死。

可是莱文还是死了。后来，我在《打破常规，快速行动》( *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* ) 这本书中读到，当年他的复出跟摇滚精神无关，而是因为没钱治病，被迫70岁上路再卖艺。他得病的那一年，线上音乐鼻祖Napster诞生了。从那一刻起，莱文和无数像他一样的独立音乐人们，发现自己靠才华赚取的血汗钱被这个世界的新任统治者——脸书、谷歌、亚马逊和Spotify，一点一点温柔地榨得精光。

我爸说，艺术家的主要工作是释放“小宇宙”。这些小宇宙们并不总是绚丽的，有的甚至没有颜色、空洞甚至可怖，有的过于真实而让人无法直视——因为里面装的是“现实”。现实中有只可意会的无奈和不可言传的心绪。艺术要存活于世，要做现实的第四面墙，何其艰难。

于是，惧怕艰难的我没有继承我爸的衣钵，转身选择了金融。却发现这里也都是苦刑下的西西弗斯，一次次把石头推向山顶，再跟着石头一起滑落、回到起点——只不过一个是在艺术原创性里挣扎，一个是在市场的波涛中翻滚。

既然选择了金融作为自己生存的手段，我只好在一起起伏伏的收益曲线中，挣扎着挨过大大小小的周期，直到和所有人一起来到当下的“变局”时刻。

艺术展示价值，哲学定义价值，金融寻找价值——我们都在各自的领域里求“真”。只是现在蓦然回首，发现“真实”不见了。

## 2

我们和这个世界一起通关，进入了游戏的新阶段。

在这一局中，我们有了新技能，有了科技和理性的装备，对于世界

上一切事物和现象，都可以“导入理性”去分析、理解、设计、执行。我们知道了四季循环、阴晴圆缺；看到了宇宙的层次，期待登上去火星的飞船；我们知道货币只是一张“纸”，金融体系是一架经常会坏掉的机器；人生的每一分一秒、每一个环节都有了答案，从肉体到灵魂，都可以用程序和技术来解释和操纵，连死亡都不再神秘。

科学和理性发展到最极致，人类开始有了“只要我想知道，就能够知道”的信心。但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，虚无主义的雾霾拂面而来。

于是我们开始迷茫，失去掌握，开始经历“除魅后抑郁”。一些关于生命的问题都被解答了，我们的想象力和探寻未知的欲望，也被贴上了封条，剩下的只有空空荡荡的心。如果不久以后，我们注定要进入元宇宙，连虚拟和真实之间的界限都被取消，那应该去相信什么？相信虚拟吗？可是虚拟需要被“相信”吗？它明明是程序设计出来的；那选择相信真实，真实又是什么呢？

与此同时，除魅后的世界也失去了共同价值，所有“权威”的信息来源都可以质疑，没有一个可以相信的“绝对真相”来源，于是在空洞和迷茫中，所有人都隐隐不安。卢梭在近300年前的《论科学与艺术》中，就曾担忧“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地平线上升起，德行也就消逝了”。

这好像也挺符合历史规律的。据史料记载，人类很多时候都是“在麻木中完成巨变”。一战之前也是一个“麻木”“梦游”“不确定”“迷惘”的世界：没有权威，没有信仰，传统价值观开始模糊，又找不到一个新的准则。就这么梦游着，梦游着，突然有一天，被一棒打醒。海明威《太阳照常升起》中的“迷惘的一代”、《红与黑》中维立叶尔城里的人，

也是这幅样子。

金融世界也是这副样子。

无论是经济理论、市场规律、金融周期，还是全球货币秩序，曾经都是令人笃定、安心的价值准绳，因为曾经的市场永远以“现实”为准绳，“无形的手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，它伸开手掌，给你展示的只有“客观规律”和市场上的现实。当“无形的手”不再客观，现实开始变得残酷，大家只能重新依靠自己的本能和感官，开始反叛曾经从不怀疑的价值观、市场规律，甚至货币秩序。

如果金融也要在“麻木中完成巨变”，我们还要继续在各自的领域里求“真”吗？

### 3

可什么才是“真”？哲学能给我们答案吗？

我们眼前的世界是构建的：生活是建构的，科学的世界也是建构的。我们所认为的重要的、有意义的事情，以及为世界的担忧，很可能是由“概念”和“语言”建构出来的；金融更是乐高一样的积木。哲学用语言把想象出来的世界变成可认识的对象，而我们却在形而上学的过度发展中，开始分辨不出眼前的世界，到底是真实的，还是构建出来的。

如果哲学都可能使我们更迷茫，还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？

在这个道德、规范、教育、制度和宗教所建构的世界中，还有一个角落——艺术。艺术家并不认同这个建构出来的世界，艺术需要看到世界的内涵。

艺术和哲学都致力于“重新展示世界”(re-presentation)。但艺术能透过创造、感觉和暗示来重新表征世界——尽管它展现的方式，也许是把世界上下颠倒。艺术所求之“真”为“人性的真实”，如果没有愤怒、爱、嫉妒的人类情感在里面，艺术不会令人信服。将人类团结起来，揭示迷茫、分裂下不同群体的共同人性的不是政治，甚至不是宗教，而是我们的艺术。

国王登基谢幕，朝代更迭循环，金融市场变迁，十年前的科学也可能因为过时、被证伪而被抛弃——但是艺术的伟大永远不会因时间而减弱，只要人类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能继续感受到爱、嫉妒和冲突，蒙娜丽莎的微笑、莎士比亚的文字就仍然可以击中我们的灵魂。

唯其能感受世界，我们才可能认识世界。艺术以无数种方式帮我们保留唯一可以依赖的引路灯——我们的感受。有了它的指引，你我依然可以生机勃勃，还有灵感可以期望。在当下这个已经到了临界点、迷失的时代里，艺术的启发存在于生活的每个角落，包括我们对金融的理解。

柏拉图在《理想国》第十卷里，以三种“床”——理念的床、现实的床以及临摹的床，分别代表理念世界、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。他贬低画家和诗人，认为只会“模仿”的艺术是真理的“影子之影子”，画和诗会蛊惑人心，不利于理想国的建设。如果柏拉图活在当下，我相信他会改变主意。我们都是“羊”，牧羊人用哲学思维驱赶“羊群”，而能做牧羊人老师的，只能是艺术家。

#### 4

《牧羊人的哲学课》是我试图治疗自己“除魅后抑郁”的过程。在

这个过程中我想到了诗雅，一位相识已久的铜版画家。她的作品中有细致的线条和繁复的黑白层次，总让我想到人心——犹如浩瀚宇宙中的星，只有细心才能发掘出真实面相——这也像极了金融市场。她用动物比拟人，敬畏自然，又让我想到卢梭的哲学：你和我皆出自大自然，能洗刷“文明”罪恶、治愈我们“除魅后抑郁”的，也许只有自然的美好。

我邀请诗雅为《牧羊人的哲学课》创作了封面和藏书票。无论是羊，还是牧羊人，我们都是尘间的一瞬。既然连星体覆灭、陨石诞生都为一弹指间，人类念头起灭更是在一刹那。而在这覆灭诞生的一息间，又迸射出了信念、爱，以及一切“刹那即永恒”的东西。希望这些灵光闪现的小小碎片，随我们的创作慢慢飘浮，最后安静又耐心地落在众人眼前。

## 你会游泳吗？会哲学吗？ 知道自己在金融海洋里，将失去多少次生命吗？

### 1

从前有一条大河，河里有一条小船。小船上两个人，一个是哲学家，一个是船夫。

小船摇到大河中间，哲学家突然百无聊赖，问船夫：你懂数学吗？船夫说，不懂。哲学家说，啊，那你已经失去了五成的生命。

过了一会儿，哲学家又问船夫：你懂哲学吗？船夫说，不懂。哲学家说，啊，那你已经失去了八成生命。

忽然间，一阵大风吹来，掀起巨浪，船翻了。哲学家和船夫都被翻进水中。船夫扒着船沿儿问哲学家：您会游泳吗？哲学家说，不会。渔夫说，啊，那您很快将失去100%的生命。

故事讲完了。

这个故事大家都听过。它简单，易入脑，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，将它蕴含的底层逻辑发散进很多类似的场景中：

金融市场就像这条不可预测、随时会起大风浪去掀翻船只的大河。市场上的实操者，尤其是在一线做交易、做投资的人，就像这位船夫——他们不一定要懂哲学，就能够以相当大的概率保护自己的生命。因为他们会游泳。

但是，只会划船和游泳的船夫们，大概率也只能在一条河上做船夫，最远把船撑到河对面，并且永远要看天的脸色吃饭。而哲学家，虽然知道世界的尽头在哪里，知道月有阴晴圆缺，知道大河会“吃人”，但不会游泳，知道再多也没有用。

现在，我把这个故事再往下续写两笔：

哲学家在冰冷的河水里慢慢下沉，神志渐渐模糊，眼看就要吐出最后一个气泡。在生死交界处，水神出现了。

水神把船夫和哲学家的灵魂融合，变成了一个懂哲学的船夫、一个会游泳的哲学家。若干年以后，这个合体的灵魂，冲出大河走进了海洋，后来又冲出海洋走向了世界，变成了让人闻风丧胆的海盗船长杰克（Jack Sparrow）。

这个故事可以完美复刻到金融市场上：

金融市场上的实操者，一旦有了哲学思维，也可以在资本市场上出河入海，胜天半子；不再看天的脸色，用理性和逻辑安排自己出海的时间，把翻船的概率降至最低。

而哲学家们一旦学会了游泳，会使用金融工具，熟悉在暗礁无处不在的汪洋大海上行船的必备技能，便可以把金融市场当作自己的游乐场。

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，有很多会游泳的哲学家和会思考的船夫。比如塔勒布（Nassim Nicholas Taleb），比如保罗·都铎·琼斯（Paul

Tudor Jones II)。他们既会用哲学和数学思维来思考金融这件事，又会游泳。在他们眼中，哲学就像一座宝库，市场就像一个充满各种刺激的游乐场。

## 2

所以哲学到底有什么用？哲学在金融领域，到底有什么用？为什么在金融市场上做出惊人成就的人，往往都有深刻的哲学思想，或者他们本身就是一位哲学家？

为什么把金融和哲学这两件事放在一起，总会让人有一种灵魂触动之感？就像张爱玲老师在《烬余录》中写的：在“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，各唱各的，打成一片混沌”的现实世界里，在“不可解的喧嚣中”，突然找到了“清澄的、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”，听出了一个音乐的调子？

哲学思维又如何帮我们在金融市场这个世界上最难洞悉规律的地方，安全地生存下来？

问题太多，我们一个一个来。

首先必须回答的是：哲学到底有什么用？

亚里士多德老师说：“哲学是闲暇的产物。”饱暖而思淫欲，人只有在没事干的时候，才有余裕去想哲学问题。实用主义哲学先驱威廉·詹姆斯（William James）老师说，哲学不能用来烤面包。海德格尔老师干脆直接躺平：如果你非要死乞白赖问我哲学有什么用，那我只能说哲学没用。

我也觉得哲学没什么用，学生时代也没敢选它做专业。但是哲学家

们身上，会散发出一种奇特的荷尔蒙，总会让人觉得“事情没这么简单”，他们的“无用”，实为大用。

庄子说：山木自寇也，膏火自煎也。桂可食，故伐之；漆可用，故割之。人皆知有用之用，而莫知无用之用也。

惠施不屑：如果一棵很大的树，主干木瘤盘结，小枝凹凸扭曲，完全不合乎绳墨规矩，从来没有木匠去理会。你讲的道理，就和这棵树一样，大而无用，说了跟没说一样，谁会采信呢？

庄子不以为然：见过狐狸和野猫吗？它们为了捕食上蹿下跳，结果经常是中了机关，死在陷阱中。你怎么不想想看，如果这棵大树有用的话，它还能活到今天？树大招风，早被砍了。为了把自己变成一棵没用的树，它不知道伤过多少脑筋，用过多少大智慧呢。

哲学很像这棵躺平的树。2000多年前，古希腊哲学里包含了几乎所有的学科。当一个学科有了确定的概念和体系，它就有了“用”，就从哲学中独立而出。然后，又一个问题被解决了，就独立成了另一门学科、另一个工具，可以“被使用”。学科们就这样一个一个地独立出去，最后留给哲学的就是解决不了、“没用”的问题。

哲学这棵“没用”的大树，才是一切学科之母。它没有“用”，不会给你具体问题的答案，但它有解决所有问题的几把钥匙：

第一把钥匙叫作“推翻和质疑”——什么都敢怀疑，什么都敢推翻，什么都可能是错的——这远比答案重要得多。柏拉图老师如是说：一个人要借由理性去发现，不能求助于感官。真正爱知识的人，一辈子改不掉寻找事物本质的毛病。这才是他的天性，不会受限于纷乱的现象。

第二把钥匙叫作“平衡”：在一个科技过度发展，人文缺失，工具

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失去平衡，浮躁、泡沫、炒作无处不在的年代，“工具”会被当成价值，变成追求的目标，科学的异化会把人类引上悬崖。而在千米高的悬崖之间走钢丝，我们需要哲学这根平衡杆。

第三把钥匙叫作“想象力”：想象力不仅仅是有态度、有创意、问过去从没问过的问题。在这个变化才是常态的时代，它可以打破惯性，帮助你先于所有人发现黑天鹅。“想象力”的背影是“质疑”，是哲学在你脑袋里种的两颗魔豆。

### 3

把金融市场当作游乐园的哲学家们，都有这三把钥匙。

很多年来，我一直想搞明白一件事：为什么这些金融大鳄们都有一双透视眼？为什么他们总能看到现象背后的本质，读市场就像读剧本？为什么市场崩盘、金融危机、黑天鹅和灰犀牛在他们眼中永远是“必然”？我们眼中再大的事件，他们都云淡风轻处之；我们眼中再大的风口，他们总能先一步上船？无论世界变得多么魔幻诡异，他们总能讲出道理？

直到有一天，我发现以上所有特质，哲学家们都有。

哲学家们总是有理，总是可以解释这个复杂的世界，总能让更复杂的人类思想，对万事万物都能讲出道理——这种特质一旦被政治家和统治者盯上，就会变为强大的国家意识形态工具；而一旦被在金融海洋中游泳的人解锁，就会变成预测市场动向的水晶球。

总能讲出道理，是因为他们认识世界的逻辑是无懈可击的。

哲学四大基本论域中的认识论回答的是对世界的灵魂拷问：这个世